

じよろごうぐもの
ことわりの

新編 路 之 理

日
京极夏彦

王华懋译

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，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，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。

KYOGOKU NATSUHIKO

京极夏彦作品

05

新秩序 网络之理

1244
5044
5044
5044

◎ 京极夏彦
王华燕 / 译

下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络新妇之理. 下 / (日) 京极夏彦著; 王华懋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08-08835-1

I. 络… II. ①京…②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3207号

策划编辑 储卉娟
责任编辑 闫柳君
封面设计 聂永真



世纪文景

络新妇之理 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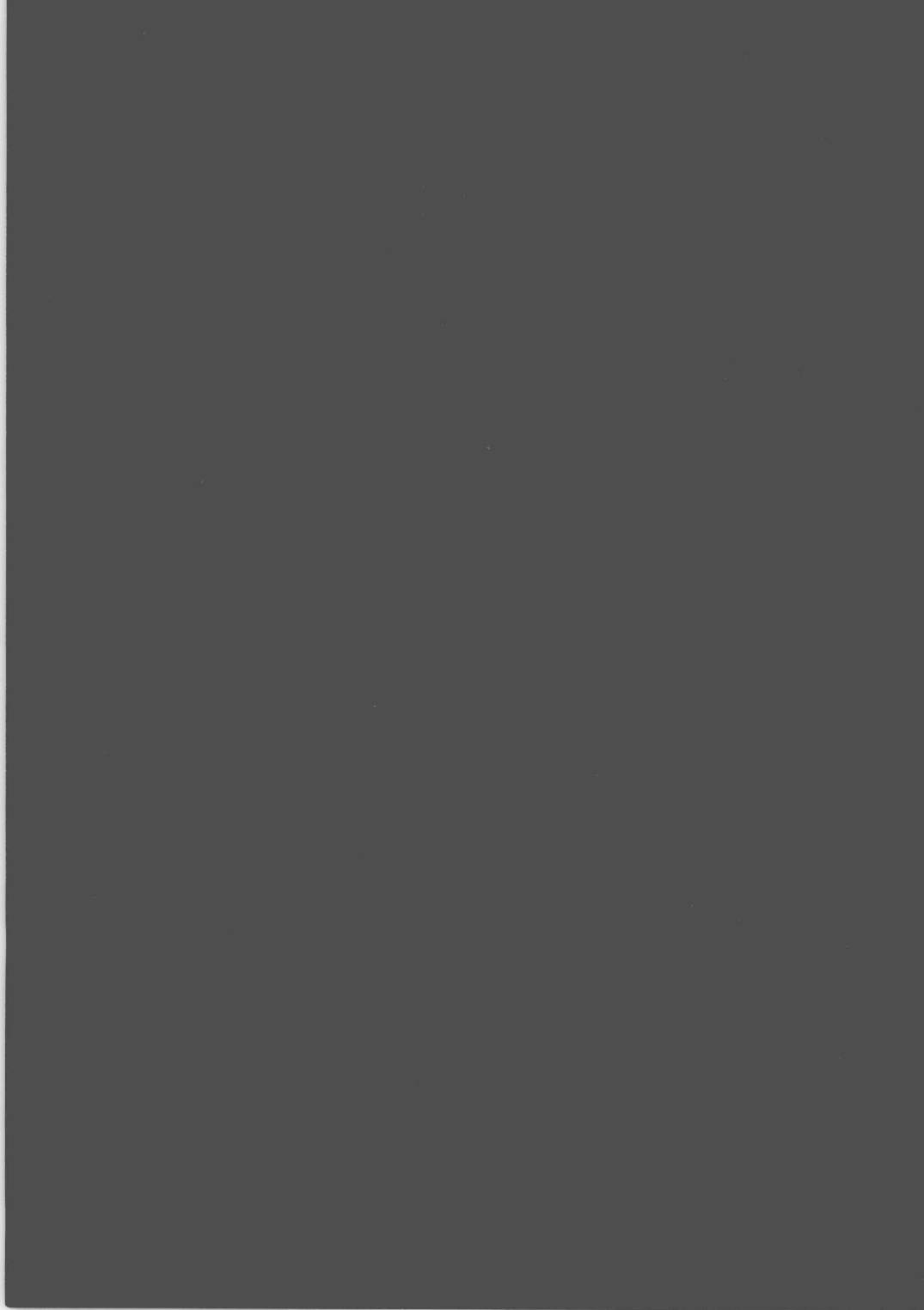
[日]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张 15.375
插页 2
字数 322,000
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835-1 / I·743
定价 29.00元

目录

络新妇之理（下）	1
参考文献	473
解说一 / 吴昌幸	
你——就是蜘蛛吧？	475
解说二 / 卧斧	
世界是张巨大的蛛网，惟有他们看出经线的方向	483





垂头垂了好久，后颈根都酸起来了，吴美由纪总算抬起头来。有些灰蒙蒙但仍微带春意的风从略开的窗户吹了进来，拂上脸颊。

抬头一看，眼前是一张鄙俗的三角形脸庞。

美由纪不知道他的身份。我没道理地就是很伟大——连他自己都这么说了，一看就知道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听说他叫海棠卓。

不知道几岁。在美由纪这种年纪的女孩子看起来，年长的男人都一样。不管是二十岁还是四十岁，青年就是青年，中年就是中年，其他的全都是老人。分类只有三个阶段而已，非常笼统。

而这种分段评价并未严密地反映出对象的实际年龄，全都是根据概略的印象所作出的判断。海棠的年纪难以捉摸。他不到中年，但也没有年轻到青年的地步。虽然不具老成的氛围，但满脸油光，一点清爽的气息也没有。

年龄不详的男子眯起三角形脸庞上的三角形眼睛，用充满黏性的视线舔也似的从美由纪的脚尖看到小腿，再从膝盖上合拢的指尖爬到肩膀，经过脖子来到脸上，然后总算停下来了。

“吴同学……没有时间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”

——口气真令人不愉快。

仿佛铁块和玻璃彼此摩擦发出的声响。模糊难辨，口吻却充满了毫无根据的自信与傲慢，表面殷勤，实则无礼。所谓令人作呕，指的就是这种声音。

“别嫌我啰嗦，我已经从过世的理事长那里听说喽。我是为你好，想要帮你把事情压下来啊。”

真的很烦。美由纪已经把所有知道的事都说出来了，不知道的

事也无从说起。所以美由纪瞪着他。

“听好了，吴同学，这话只在这里说啊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位前理事长——现代理理事长柴田先生，身份相当不凡哪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根本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最让人伤脑筋的是，他的正义感强得跟什么似的。”

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？——美由纪没有说出口，瞪得更凶了。海棠的厚脸皮似乎随着年龄愈来愈厚，就算被美由纪这点年纪的小姑娘瞪视，好像也不痛不痒。

这样的逼问已经是第几次了？

美由纪从今早起，就一直处于软禁状态。

门、小窗、桌子、椅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

这里是教职员大楼的一角，位于三楼角落的小房间。

学生们模仿军营，把这里称为重禁闭房。

由于建筑物给人的印象，也有人把这里叫做拷问房。

美由纪觉得那些称呼并不夸张。

若问为什么——因为渡边小夜子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遭到本田幸三凌辱的。

一想起此事，美由纪就想吐。刚被带进来时，她真的吐了。不过那时候是因为混乱到了极点，也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。

美由纪从那天晚上起，再也无法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了。

这种状态就叫诅咒吗？——美由纪现在这么想。

海棠那有如蜥蜴般令人不快的声音，就像在远方作响的海潮声般无可无不可，美由纪望向窗外。

十二天前。

本田被杀的夜晚。

黑圣母披着和服奔入黑暗。

本田幸三的脖子被绞断。

小夜子错乱而自屋顶跳下。

——跳下去的确是小孩子。

然而……

小夜子跳下去，美由纪尖叫。接着她推开茫然伫立的织作碧，冲下楼梯。

——我想在楼下接住她。

美由纪对警察这么说。虽然很蠢，但当时她是真心这么想。想要赶在跳楼自杀的人之前早一步抵达地面，根本是荒谬绝伦，连落语〔注〕里头也不会有这么荒唐的故事。

但是美由纪冲到二楼时，被老太婆给抓住了。她们在原本应该受到寂静支配的时刻，在回声极大的中庭里扯着嗓子大声寻找小夜子，宿舍里的人一定也听到这场骚动了。老太婆似乎也不得不下定决心，在上班时间外出勤。

——不快点会死的！

那时，美由纪还这样喊着。

老太婆完全无法理解状况。

——本田老师在屋顶上、

——黑圣母在后面的树林里、

——小夜子、小夜子她、

话语拆成片断，无法形成意义。

但是支离破碎、毫无脉络的话语只要累积，也能够形成大略的

注：日本传统演艺之一，类似单口相声，由一位表演者跪坐在舞台上说故事。

意思。老太婆察觉楼上和楼下都发生了非比寻常的大事，狼狈不堪。

此时……

上方传来尖叫声。

是夕子或碧从楼上看到小夜子坠地，发出了尖叫……

当时美由纪这么认为。

老太婆呼喊着神的名字，想要往声音传来的方向——屋顶赶去。美由纪则相反地想要往楼下跑。得尽快赶到小夜子身边，或许小夜子还有气——实际上美由纪并未如此冷静地思考，她只是一团混乱——总之她就是这么想。老舍监用力拉扯美由纪的袖子，美由纪奋力抵抗。那个时候，美由纪完全无法理解老太婆为什么要阻止她，但是现在想想，那或许是理所当然的行动。

——在这里拖拖拉拉下去，小夜子会死。

——小夜子会死掉啦！

她觉得应该不断地这么大叫。

美由纪完全不记得两人在二楼的楼梯间拉扯了多久。不久后就传来叫声：“不好了！出事了！”

是男人的声音，不知道是工友还是教师。

小夜子跑出夕子的房间后，已经过了相当久的时间。这段期间她们一直大声吵闹，会有人出来察看也不奇怪。

老太婆总算下定决心去楼下，抓着美由纪的手臂走下楼梯。来到二楼转角处，玄关近在眼前。几名教师正粗暴地推开玄关门进来。

“有学生死掉了！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死掉了……

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美由纪紧绷的线断了——她失去了意识。

美由纪醒来时，人躺在某房间的床上。

保健老师和校长，以及几名一脸凶悍的男人——刑警——正围绕在枕边望着美由纪的脸。

“喏，小妹妹，把事情说明给我们听吧。”

美由纪觉得要被送进监狱了。

她觉得好像说了一阵子呓语般的话。

是诅咒、有恶魔、是黑圣母——这根本不是有理智的人会说的话。而且美由纪还目击到最要好的朋友跳楼自杀的瞬间，她觉得当时会那样反应，也是不得已的。

醒来以后，大概过了半天以上，美由纪的意识才清醒过来，恢复了理性的判断力。

——碧和夕子怎么了呢？

也是那时，美由纪才想起她们。

她们一定遭到了相同的盘问。

刑警三番两次地过来询问。

美由纪迷惑了，她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美由纪所见闻到的现实，就连亲身体验的她自己都难以置信。学园里有崇拜恶魔的团体，她们举行黑弥撒，进行卖春和咒杀。有谁会相信这种话？但是……

山本舍监、姓前岛的东京女性，还有本田幸三。据美由纪所知，已经死了三个人。

而且那个……黑圣母……

——不是幻觉。

该说出来吗？首先这就让美由纪踌躇再三。

但是本田幸三的恶行应该被揭发。

可是，如果丑闻曝光，小夜子的名誉很可能因此蒙受相当大的

损害。

与其说是可能，根本是绝对。不过小夜子也已经不在世上了，那么为了悼念她的死，不是更应该说出这件事吗？

但是……

麻田夕子会怎么样？

是不是至少应该隐瞒卖春的事实？

蜘蛛的仆人那些人会变得如何，都不关美由纪的事。但是麻田夕子不同，美由纪不认为夕子的下场如何与她无关。虽然只认识了短短几小时，但是美由纪心里已经对夕子萌生出友情——不，萌生出近似友情的感情了。卖春的事如果此时曝光，夕子的未来将会如何？

关于蜘蛛的仆人，也应该保密不说。

结果，美由纪做出了十分半吊子的供述。

本田幸三是那个不可原谅的坏人。他好几次蹂躏我已经自杀的朋友，还让她怀孕，最后唾骂她，把她赶走。我的朋友为此痛苦不堪，最后想不开，去教堂后面的祠堂下了诅咒，但是她知道诅咒成真，陷入混乱，跳楼自杀了……

杀害本田的，是教堂后面的祠堂里安置的恐怖木像，俗称黑圣母……

“我真的看到了。”

警官笑了。

“你是笨蛋吗？混账，别开玩笑！”

“死掉的女孩的确是怀孕了，可是孩子的父亲可不是本田老师。那家伙是无精症患者，不要胡说八道了。”

美由纪觉得后脑勺仿佛被铁锤狠狠地敲了一记。

“凶手是妖怪？少说蠢话了。”

“跟你在一起的织作家小姐啊，说她什么也没看见哪。”

织作碧作了伪证……

遗憾的是，当时美由纪无法这么想。

当时她心想，如果碧说她没有看见，那么那种东西果然还是不存在的。

因为那实在是太脱离现实了，可是……

美由纪清楚地记得。那张漆黑的脸，以及披在身上的衣服的一——水鸟花纹。

——那、那是什么？黑圣母……怎么可能……

天使的声音，那个时候美由纪听到的碧的声音是……

是幻觉，是幻听，是幻视。全部都是幻影吗？

是吗？那么……

包括碧的言行在内，那天晚上美由纪所见闻的一切，可能全都是她的妄想。

对于自己的知觉和记忆，美由纪已经丧失了一切自信。她也试着拜托大人让她见织作碧，但是碧今天早上已经返家，不在宿舍里。

当天晚上，双亲来访了。

父亲非常惶恐，母亲则垂头丧气。

双亲似乎向警察拜托，说想带美由纪回家，但是被警方以还需要讯问为理由回绝了。刑警说：“她不像另一个女孩，既没有受伤，健康上也没有问题。”

另一个受伤的女孩——指的是麻田夕子吗？

夕子受了伤，憔悴至极。美由纪向警官询问夕子的状况，却因此失去了最后的自我。

——跳下去的明明是小夜子……

摔死的却是麻田夕子。

美由纪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听进去。

摔死的是夕子？那么小夜子还活着？美由纪花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才理解这铁铮铮的事实。

小夜子还活着？……

刑警不屑地说：“你说的渡边小夜子是受伤了，可是顶多只是几处跌打损伤，手骨裂开罢了。那不可能是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伤——除非有人在底下接住她。”

“而且渡边小夜子说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作证说，她去找跑出房间的麻田夕子，结果麻田夕子从楼上摔下来，她是被麻田夕子给撞伤的。”

可是……

可是……跳下来的应该还是……

美由纪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眩晕，再次混乱得说不出话来。自己所看到、所听到的，果然全都是假的。

后来，美由纪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眩晕和恶心所折磨，甚至无法接受警察的讯问。

警察暂时离开，然后美由纪第一次被叫到这个小房间来。那时，这个充满闭塞感的房间里，坐在眼前这把老旧的椅子上的——也就是海棠现在所坐的椅子上的——不是别人，正是现在已经过世的理事长——织作是亮。

如果海棠是蜥蜴，那么理事长就是蝎子或蚰蜒。美由纪记得，理事长的眼神就像一条虫。

有着一双虫眼的男人态度下流得完全不像一个理事长，劈头就

用一种厌烦的语调说：“就是你啊？”然后他走近美由纪，用食指抵住美由纪的下巴，硬是把她的脸转向自己，直盯着她看。理事长嗤之以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叫陪同美由纪一起来的老太婆离席。

门一关上，虫就露出了本性。“喏，卖春的是哪些人？”

一阵错愕，美由纪还以为他要问本田命案的事。

卖春的话，指的是蜘蛛的仆人吧。

但是美由纪所知道的情报并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，麻田夕子……已经死了。

“我全都知道！不要装傻！”

理事长可能被不说话的美由纪给惹毛了，更加厉声询问。但是不管理事长说得再激动，美由纪也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“我的情报来源是确实的。因为包养川野弓荣的就是我啊！你知道她吧？”

这个名字美由纪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

“那个婊子，说什么有个方法可以大捞一笔高兴得很，没想到她说的竟然是这个学校。”

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但是美由纪被他昆虫般的嘴巴喷出来的酒臭味给呛住，呕吐了好几次。理事长用本田唾骂小夜子相同的话语骂道：“你这个妓女，别给我装疯卖傻！”掴了美由纪好几个巴掌。

接着椅子被踹开，美由纪跌倒在地上，理事长压了上来。如果是平常的美由纪，肯定会朝那张脸挥出几记铁拳，但是此时她正受到幻觉侵袭，感觉整个房间旋转个不停，根本无法抵抗。就像碰到鬼压床，美由纪浑身僵直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她只能勉强背过脸去，紧紧闭上眼睛，表达拒绝的意志。

“别故作清高了！每个女人都一样，装出一脸贞洁样！连你都瞧不起我是吗！”

为什么……男人……会这样？

地板塌陷了。房间剧烈晃动，好恐怖。

“板子下面就是无底的大海，恐怖得很哪。”

美由纪想起小时候祖父对自己说过的话。

理事长揪住美由纪的蝴蝶结，用力摇晃，然后被鬼附身了似的大吼大叫：“卖淫的是谁和谁？你们逃不掉的！别以为你们可以像杀掉本田一样杀掉我！我可是织作是亮，是织作家的当家啊！……”

美由纪以为自己不行了。

耳鸣不止，全世界所有的声音有如湍流般排山倒海而来。在声音的洪水中，门把转动的声音格外清晰地传进美由纪的耳里。

门开了。美由纪恢复了平衡感，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背紧贴在坚硬的石子地上。

救了美由纪的是前理事长——以海棠的话来说，是地位高高在上，却正义感十足，令人伤脑筋的——柴田勇治。

前理事长一开门，突然就把现任理事长给揍飞了。

“你疯了吗？不管有任何理由，都不允许这种暴力行为！这里可是神圣的校园啊！”

在朦胧模糊的视野一角，美由纪看到仿佛正义化身般的柴田前理事长，他的背后恭敬有礼地站着一个男人，那就是海棠。美由纪虽然看不清楚，但理事长应该正瞪着柴田，大声地怒吼：“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没想到是大少爷啊，这招呼还真是热情哪。这里的理事长是我，请你不要多管闲事！”

“开玩笑！你这三天都在做些什么？你想让这些女孩子曝露在

世人好奇的眼光中吗？再这样下去，这所学校会……同学，来。”

柴田抱起美由纪，用手帕为她擦拭被呕吐物及汗水弄脏的脸。虫一般的理事长扶着墙壁站起来，像虫一般啐道：“哼，事到如今就算你大驾光临，也无济于事了。这所学校是我的学校。我啊，已经掌握到事件一部分真相了，不用你插手。”

“真相？这我倒要听听。来，你回去稍微休息一下。”

柴田扶起美由纪，命令海棠送她回房间。

海棠就像柴田一样，温柔地对待美由纪，但是他环在美由纪腰上的手那揉捏的感觉，以及握住美由纪的手的方式，都让人有点——不，相当不愉快。

美由纪第一次自觉到自己不是男人。

走廊尽头处，老太婆一脸哀切地站着。

在这之前，美由纪几乎无法从这名老教师的表情中读出感情——看出喜怒哀乐，然而这个时候，她却不知为何觉得老太婆一脸哀伤，而她感觉的瞬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美由纪甩开海棠的手，抱住年老的教师。这完全不像是美由纪会做的事，但是那时，她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。美由纪号泣，妇人安慰她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不是邪恶的人，织作碧同学已经说明事情原委给我听了。只是，虽然我不愿意相信，但是这所学校里无疑发生了不能够发生的惨剧。而你当时正在现场，所以警察和校方都变得有点神经质，只是如此而已。放心吧，神总是……”

在看着我吗？

还是站在正义这一边？

老太婆说了这一类的话。美由纪听不清楚，不是很懂。老太婆望着海棠，说“接下来我会处理”。